

《泰伯·第八》

本篇共 21 章。谈论的是有关圣者，贤人、君子（这里指居上位者）、士的道德规范。尤其是对古圣先贤的评价和赞美，如泰伯、尧、舜、禹、周公、武王。本篇对孔子教学方法和思想也有进一步发挥，以及曾子在若干问题上的见解。南怀瑾老师认为此篇是《为政·第二》对于个人学问修养的引伸注解。

8.1 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泰伯，那可以说是具备至高无上的道德了。多次地把天下让给季历，老百姓无法用恰当的词句来称赞他。”

【注释】泰伯（公元前 1285-1194 年）是周朝始祖古公亶（dǎn）父的长子。在殷朝时代，陕西邠州有一小国，因受异族狄人侵犯，其国君古公亶父迁居陕西凤翔岐（qí）山之下，改国号为周。古公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泰伯，次子仲雍，少子季历。泰伯按惯例是法定的君位继承人，但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，有圣人的瑞相，预料他将能兴周。所以古公有意传位给季历（但未明显表示），以便再传给昌。泰伯了解父亲的意思，在其生病时，便托辞到南方采药。他的二弟仲雍也有此意。于是他和仲雍一同拜别父亲，到了江南的吴地，随顺当地习俗，断发文身（吴越一带的风俗，截短头发，身刺花纹，认为可以避水中蛟龙之害）。伯仲二兄既出，季历不能出，必须在家事父。古公临终，遗嘱季历，报丧给泰伯和仲雍。古公死后，季历遵嘱接回伯仲。丧事毕，泰伯和仲雍计议让位给季历，季历不受。泰伯说自己已经断发文身（古代汉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所以无论男女都留长发终身不剪），不能再治理国家，又偕仲雍出国至吴。季历遂立为君，后来传位给昌，为殷朝的西伯。昌的儿子名发，伐纣成功，为周武王，尊昌为文王，追尊古公为太王。三：泛指多次。关于三让天下，古注有多种说法，不必细究。无得：不能够。

【评论】本章反映了孔子礼让、让贤的政治思想，并不拘守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。《论语·学而》中就提到孔子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的品行，可知孔子十分注重礼让，所以这里称泰伯有至德。“民无得而称焉”也可理解为：泰伯三让天下，隐而不彰，所以民无得而称焉。

【思考】泰伯的事迹有那些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？他的眼力如何？他对于三让天下，是否处理的合情合理？

8.2 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蒞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蒞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恭敬而不符合礼就会劳而无功。谨慎而不符合礼就会畏缩不前。勇敢而不符合礼就会犯上作乱。直率而不符合礼就会尖刻伤人。君子厚待自己的亲人，百姓就会兴起仁义之风。君子不遗弃老朋友，百姓就不会待人薄情寡义。”

【注释】蒞(xì)：胆怯，畏惧。绞有两解：尖刻刺人和急切。君子：居位之人。笃：厚待、真诚。偷：情意淡薄。

【评论】本章反映了孔子把礼作为道德准则的重要思想。恭、慎、勇、直都是好的品质，但必须约之以礼，否则会过犹不及。例如对长辈行礼，长辈指示一礼，就应该一礼而止，如果不止，一定要行三次，那就违背长者之命，行礼反致失礼，可谓劳而无功。又如拜访某人，想进门，又不敢进，对人说话，想说又不敢说（蒞）。勇敢而无礼，凡事做得过分，便会扰乱上下左右的秩序。不知礼数，只以直爽待人，往往责人急切，令人不堪忍受。

【参考】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？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——《论语·雍也》

孔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，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——《论语·尧曰》

【思考】《论语·学而》中有子说过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你认为礼的作用是什么呢？

8.3 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予足，启予手。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

【正体文】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“啓予足，啓予手。《詩》云：‘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

【译文】曾子得重病，把弟子们召到身边说：“展开我的脚！展开我的手（看看有没有损伤）！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小心谨慎呀！好像面临深渊。好像行在薄冰之上。’从今以后，我才确知可以避免伤残之害！弟子们啊！”

【注释】‘启’有两种解释：展开和看。战战：因恐惧而发抖。兢兢：小心谨慎。

【评论】《孝经》有云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曾子临死前要他的学生们看看自己的手脚，以表白自己一生谨慎小心，使得身体完整无损，是一生遵守孝道的。曾子力行孝道，平素功夫就是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不敢一时疏忽，这是曾老夫子对弟子最切实的身教。

【参考】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，瘳(chōu，病愈)而数月不出，犹有忧色。门人问之曰：“夫子下堂而伤足，瘳而数月不出，犹有忧色，敢问其故？”乐正子春曰：“善乎而问之。吾闻之曾子，曾子闻之仲尼：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，不亏其身，不损其形，可谓孝矣。君子无行咫尺而忘之（君子一举一动都不忘记孝道）。余忘孝道，是以忧。”故曰：身者非其私有也，严亲（父母）之遗躬（身体）也。——《吕氏春秋·孝行》

子谓南容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”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【思考】如果做子女的整天熬夜上网、玩游戏、聊天、聚会、暴食暴饮等，是不是对父母的不孝顺？

8.4 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。正颜色，斯近信矣。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
【正体文】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。正颜色，斯近信矣。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
【译文】曾子有病，孟敬子去探问他。曾子对他说：“鸟快死时，它叫的声音也是悲哀的；人快死时，他说的话也是善意的。身居高位的人应当重视的待人之道有三点：整肃容貌和举止，就会远离粗暴和怠慢；端庄脸色，就会近于诚信；注重言辞语调，就会远离粗鄙和乖戾。至于祭祀和礼仪上的细节和琐碎小事，自有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吏来负责。”

【注释】孟敬子：鲁国大夫孟孙捷。君子：这里指身居高位之人，如孟敬子。动：作，这里指整肃。容貌：不仅指容貌，还包括行为举止。正：端正。倍：通‘背’，违背。笱(biān)豆：笱和豆都是古代祭祀和典礼中的用具。司：主管。

【评论】君子对于礼仪应注重容态仪表等大的方面，不要拘泥于烦琐小事上。动容貌：从仪容举止，推及一切事，都要有秩序，符合礼仪。正颜色：对人要态度庄重，能令人以信实相待。出辞气：说话

要用词恰当明了，语气贴切，才会使人不违背。佛家的三业指的是：身、口、意三业，也就是身、口、意的行为、以及随此行为而延续产生的结果。这里动容貌主身，出辞气主口，正颜色主意。尹氏曰“养于中则见于外，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。若乃器用事物之细，则有司存焉。”

【参考】毋不敬，俨若思，安定辞，安民哉。——《礼记·曲礼》。大意是：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不敬之心，容貌要矜庄，言辞要谨慎，只有如此，方能安定天下万民。

【思考】推断一下孟敬子开始可能是问曾子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曾子为何先说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

8.5 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，尝从事于斯矣。”

【正体文】曾子曰：“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，嘗從事於斯矣。”

【译文】曾子说：“能者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，多知者向少知者请教，有却像没有一样；充实却像空虚一样；被人冒犯却不计较，从前我的一位朋友（颜回）就如此行了。”

【注释】吾友：指颜渊。

【评论】本章曾子所称赞的是具有谦虚美德，宽阔胸怀和忍让精神的人。《韩诗外传》引颜子曰：“人不善我，我亦善之。”即“犯而不校”的意思。

【参考】子曰：“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君子者斯可矣。”子曰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难乎有恒矣。”——《论语·述而》

8.6 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曾子曰：“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曾子说“可以将年幼的孤主托付给他，可以把国家的政权和命运托付给他，面临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而不动摇屈服。这样的人是君子吗？是君子啊！”

【注释】六尺之孤：指十五岁以下的孤儿。古时七尺为成年。百里：方圆百里之地，指诸侯大国。夺：改易。

【评论】君子是可以信靠，受命于危难，临大节而不动摇的人。承受托孤与寄命之人，一旦面临国家存亡的大关节时，不为一切利害改变其意志，而能全始全终。

【参考】抗元名臣文天祥和蜀汉名臣诸葛亮的生平事迹。

8.7 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【正体文】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【译文】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志向弘大、性格刚强且有毅力，因为他的责任重大，路途遥远。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，难道还不够重大吗？至死方休，难道路程还不够遥远吗？”

【注释】士：古时民众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。农工商是生产者与营利者。士则不生产，不营利，而尽全力学道。道有体和用。道的用就是行仁义。士有通达时，也有困穷时。通达时，即须以仁来治国平天下。困穷时，也要尽力宣扬仁道，至死方休。弘：广大。作为‘士’，见识、学问、气度和志向都需广大。毅：刚强，决而能断。已：停止。

【评论】朱子《集注》：仁者，人心之全德，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，可谓重矣。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，可谓远矣。程子曰：“弘而不毅，则无规矩而难立；毅而不弘，则隘陋而无以居之。”又曰“弘大刚毅，然后能胜重任而远到。”

【思考】一个人成就的大小，取决于他的志向是否远大。思想一下，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呢？

8.8 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（人的修养）兴起于学《诗》，自立于学礼，完成于学乐。”

【注释】兴：兴起。成于乐：孔子所谓“乐”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“礼”，因此常常“礼乐”连言。孔子本人很懂音乐，这里把音乐作为学习修养的最后一个阶段。

【评论】本章讲述了学习和修养的内容和过程。言修身当先学《诗》。礼者，所以立身。乐所以成性。关于诗，《皇侃》解释说：“《诗》有夫妇之法、人伦之本、近之事父，远之事君故也。”《尚书·舜典》有云：“诗言志。”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关于礼，《毛诗序》说：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”《礼记·曲礼》说：“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。”关于乐，《礼记》说：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”《皇疏》说：“必须学乐，以和成己性也。”

朱子《集注》：“诗本性情，有邪有正，其为言既易知，而吟咏之间，抑扬反复，其感人又易入。故学者之初，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，而不能自己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礼以恭敬辞逊为本，而有节文

度数之详，可以固人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。故学者之中，所以能卓然自立，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乐有五声十二律，更唱迭和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，可以养人之性情，而荡涤其邪秽，消融其渣滓。故学者之终，所以至于义精仁熟，而自和顺于道德者，必于此而得之，是学之成也。”

【参考】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，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。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——《论语·季氏》

【思考】想一想，孔子所说的“诗”、“礼”和“乐”是指什么样的诗、礼、乐呢？比较一下现今的流行音乐、摇滚乐和古典音乐，哪一个更能陶冶情操，修养德行呢？

8.9 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可以使百姓遵道而行，不可使他们先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”

【注释】之：所指的是政治与教育。古时明君，皆以礼乐施政，亦以礼乐施教。

【评论】孔子曰：“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。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”由此可知，必有天子之位，又有圣人之德，始能制礼作乐。礼乐虽是六艺中的两种艺术，但与道德仁义息息相通。施于政治，可致国泰民安。施于教育，可使受教之人学为君子贤人，以至为圣人。这样的礼乐，一般民众皆可以学而行之，但教他们了解礼乐如何可通大道的义理，别说他们听不懂，即使圣人也不能用言语给他们说明。大道是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不能以言语说使人知，但可使人先行而后知。虽知，亦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仍无法对他人说。所以，孔子说，可使民众行之，不可使其知之。行而后知，是孔子教学方法中的特别法。

有关本章的意思，历来争议很多，还有不同的断句。例如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”大意是：百姓如果晓得仁义道德，就可无为而治，让他们自己去行。如不晓得，就应该教育他们，使他们知道。又如“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”。

【参考】孟子曰：行之而不着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——《孟子·尽心上》大意是孟子说：“做了而不明白，习惯了而不觉察，一辈子走这条路，却不知道那是条什么路，这种人是一般的人。”

【思考】你认为修身养性应先行而后知，还是先知而后行？本章是否是说要当政者来愚弄人民呢？

8.10 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好勇敢斗且憎恶贫穷的人，会犯上作乱。对于不仁德的人或事，痛恨太甚，也会犯上作乱。”

【注释】疾：憎恨。好勇疾贫是说不能安贫乐道，遵礼而行。已：太。已甚：太过份。

【评论】本章孔子指出两种乱的根源。对治的方法是：对内要安贫乐道，对外要遵循中道，不可疾之太甚。小人作乱，往往会演为世间大祸。防祸之端，首先对待不仁之人不可疾之太甚，而应该以道德来感化之，善言来规劝之，身教来表率之，促其悔改自新。

【参考】“勇而无礼则乱”——《论语·泰伯》

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——《论语·学而》

子曰：贫而无怨，难；富而无骄，易。——《论语·宪问》

君子恶人之为不善，而弗疾也。——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篇》

8.11 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假如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质，假使他骄傲且吝啬，那么其余的方面就不值得一看了。”

【注释】吝：本义是顾惜，舍不得。引申意为过分爱惜，当耗费的舍不得耗费，该使用的舍不得使用。古文中，吝和嗇的意思是不同的。嗇的甲骨文字形，象粮食收入谷仓形，“来”是小麦，“回”（lǐng）是仓库。本义是收获谷物，引申意为爱惜、少费、节俭。

【评论】即使有很好的才能和美质，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，比如骄傲和吝啬，就不足一提了，因为道德是做人的基础。

【思考】反省自己是否有骄和吝的毛病？

8.12 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专心学习了三年，还不念及做官受禄，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。”

【注释】谷（gǔ）：古代以谷米为俸禄（作用相当于今日的工资），所以“谷”有“禄”的意义。俸和禄是不同的。俸指工资，薪俸、薪水。禄是赏赐物，如禄米。

【评论】孔子不反对学者做官（子夏曾说过“学而优则仕”），做官当然应有俸禄（如下章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！”），但须认识做官目的在治国安民，不在求禄。当时有此认识的人不多，所以孔子说不易得，意思是希望学者建立正确的认识。

【参考】“举（用）而措（置于、施加）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”——《易经·系辞》大意是：用所做的事情施惠于天下民众，就叫做事业。所谓“事业”是指对天下苍生有真正利益的事，比如大禹治水，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。上至皇帝，下至乞丐，开个公司，做个高管，这些都不是事业，而是职业。

【思考】孔子这里所说的“学”和现在所说的在学校“学习”一样吗？学习的目的是什么？

8.13 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！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！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！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！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笃信不疑，勤奋好学，至死坚守善道。不到危难的国家，不住祸乱的国家。天下政道清明就出仕，政道昏乱就隐居。国家政道清明时，（因不出仕而）自身贫贱，便是耻辱！国家政道昏乱时，（出仕却无所作为）如果富贵，也是耻辱！”

【注释】笃：厚实。危：乱之兆。危邦：国家政道昏乱、危机四伏。乱：臣弑君，子弑父。见：同‘现’。贫和富对应，指钱财多少。贱和贵对应，指地位高低。

【评论】此章是教人立身之法。笃信、好学和坚守是求道和修道的基本条件。危邦和乱邦不宜进入和居住，因为无益于自身修道，还会招徕池鱼之殃。本章的重点是“守死善道”，即宁为善而死，不为恶而生。无论外界环境如何，都要秉持“谋道不谋食”、“忧道不忧贫”的原则。邦有道，贫且贱是因为或才德浅薄或不愿出仕，耻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，国君无道而出仕。招致富贵，却无所作为，也是无道。

【参考】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有正反两个例子。子张问曰：……“崔子弑齐君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，至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子路之死：仲由初仕鲁，后事卫。孔子任鲁国司寇时，他任季孙氏的宰相，后任卫国大夫孔伋的宰。卫庄公元年（前480年），孔伋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（伯姬之弟）为君，胁迫孔伋弑卫出公，出公闻讯而逃。仲由在外闻讯后，即进城去见蒯聩，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，子路道：“君子死，冠不免。”君子即使临死，也要衣冠整齐”系好帽缨的过程中被人砍成肉酱，享年六十三岁。

8.14 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【正正文】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不居于那个职位，就不谋虑那职位上的政事。”

【评论】假使他人来问，只能在理论上提出意见，供他参考，不能说详实的办法，以免侵犯他人的职权。孔子所处的时代，犯上作乱是很常见的事。“不在其位，而谋其政”是违礼之举，有僭越之嫌。

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就是要安分守己，各专其职。本章在《论语·宪问》中也有出现。

【参考】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——《论语·宪问》

【思考】本章是否教人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呢？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人都“不在其位，而谋其政”，那么这个国家会如何呢？

8.15 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【正正文】子曰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从太师挚开始演奏升歌，直到《关雎》等最后的合乐，美善而盛大的音乐，充耳不绝。”

【注释】师挚（zhì）之始：师挚是鲁国的太师，名挚。‘始’是乐曲的开端，即序曲。古代奏乐，开端叫“升歌”，一般由太师演奏。《关雎》之乱：最后所奏《关雎》等六篇诗的合乐。洋洋：盛大和美善。盈：充满。

【参考】《周礼》和《仪礼》都记载着：凡是大祭祀，或其他重要典礼，开始时，都由太师率领专学音乐的瞽人（古代乐师）登堂唱歌。典礼完成，歌笙等全部合奏，名为合乐，所奏的辞谱就是《诗经》周南和召南里的关雎、葛覃、卷耳，鹊巢、采芣、采芣，合为六篇。

8.16 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怙怙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怙怙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狂放激进而不直率，幼稚无知而不谨慎，看似诚恳却不信实，我不知这样的人何以如此！”

【注释】狂：狂放，进取。侗（tóng）：幼稚无知。愿：谨慎。怙怙（kōng）：老实诚恳的样子。

【评论】本章是孔子慨叹他那个时代不如古人。狂者行事应该直来直往，不计较善恶。幼稚无知者行事应该小心谨慎。老实诚恳的人应该信实可靠。孔子所说的以上三种人都是反乎常情、表里不一的人，所以难以教化，应该自省。如遇这三种人，只可远之，不可疾之已甚。疾甚，则必促其作乱。

8.17 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（求学时）勤奋学习犹如追赶不上似的。（学有所得后）又担心失掉所学的东西。”

【评论】本章反映了孔子勤奋好学，温故精进的学习态度。李充曰：学有交劳而无交利。自非天然好学者。则易为懈矣。故如惧不及犹恐失之。学自外来，非夫内足。恒不懈惰乃得其用。如不及者已及也。犹恐失者未失也。人学宜熟。若学而不及于熟，虽得犹恐失之也。

【参考】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——《论语·公冶长》

【思考】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要落实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，必须得有强大的学习动力和持久力。如何才能有这样的学习动力和持久力呢？《论语》开篇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？”这个“悦”从何而来呢？

8.18 子曰：“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舜和禹是多么的高大啊！舜和禹所拥有的天下，不是靠自己求得的。”

【注释】巍巍：高大。不与：这里指“不与求”。

【评论】舜受尧禅，禹受舜禅，二位圣王受禅而有天下，皆非求而得之，纯由其道德和事功而有天下。孔子赞扬舜和禹得天下是众望所归，没有任何私心，只为天下苍生的利益着想。本章的“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”有另外两种解释。（1）舜和禹拥有天下，却一点也没想过为自己。（2）舜和禹得到天下，却不独专其政，任贤使能，无为而治。与（yù）：参与；含有“私有”和“享受”之意。

【参考】舜亦以命禹，曰：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，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——《论语·尧曰》

8.19 子曰：“大哉！尧之为君也，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焕乎！其有文章。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大哉！堯之爲君也，巍巍乎！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！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煥乎！其有文章。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伟大啊！尧这样的君王是多么崇高啊！只有天是最大的，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。（他的恩惠）广阔浩大啊！百姓们不知道怎样称赞他。他的丰功伟绩多么崇高啊！他所制定的礼乐法度是多么光辉啊！”

【注释】巍巍：高大。则：效法。荡荡：广大。焕：光明。文章：‘文’指各样事业。‘章’指法令规矩，有章不乱。朱熹在《集注》中认为“文章”是指礼乐法度。

【评论】孔子感叹尧的伟大，更是对天道的赞美。因为尧尊崇天道，效法天道。所以尧也像天那样，无为而成，其德行之伟大无以言表，只能赞叹。至于他表现在外面的功业、文章则是人所共知的。

8.20 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

【正体文】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亂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難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際，於斯為盛。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舜有五位贤臣而使天下大治。周武王说：“我有治臣十人。”孔子说：“人才难得，难道不是吗？唐尧和虞舜之间及周武王这个时期，人才是最盛了。武王的十位治臣中有一个是妇女，男人不过九人而已。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，仍然称臣服事殷朝。周朝的道德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。”

【注释】乱：治理。斯：这，这个。

【评论】才难，是古语。孔子所说的人才，是有德有能的圣贤，所以难得。难得而能得，像周家那样人才兴盛，非有至德才行，正所谓厚德载物。周在殷朝为诸侯时，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然而仍帅各国诸侯服事纣王，周家的德可说已到极处了。以武王而论，虽然伐纣，实由于纣王日益残暴而自取，伐纣之举正是吊民伐罪，也无损于至德。由人才难得，可知任贤使能之可贵！

【参考】舜有臣五人：《集解》孔安国说，五人是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稷就是周家的始祖，教民稼穡，有德于民。《集解》马融说，十人是周公旦，召公奭（shì），太公望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閎（hóng）夭、散宜生、南宫适，其余一人是文母。

8.21 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！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禹，吾无间然矣！”

【正体文】子曰：“禹，吾無間然矣！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！”

【译文】孔子说：“对于禹，我没什么可挑剔的；他自己的饮食很简单，却把祭祀鬼神尽孝心的祭品办的极其丰盛；他自己平时穿粗恶的衣服，却把朝服和祭服做的极其华美，他自己住的宫室很低矮简陋，却致力于修治水利。对于禹，我确实没什么可挑剔的。”

【注释】无间然：无可非议。菲：微，薄。黻（fú）：古时天子临朝或祭祀用礼服。礼服的上衣下裳绣以日、月、星辰、宗彝（yí，宗庙用来祭祀的彝器）、黼黻（fū fū，衣裳绘绣的花纹）等十二种文采，详见《尚书》益稷篇。冕：帽子，这里特指临朝或祭祀时戴的礼帽。沟洫：疏导河流治水。

【评论】后人都知道大禹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。孔子对大禹的无私忘我也是高度的赞美。如果说尧是仁圣人，舜是智圣人，那么大禹就是勇圣人。尧则天道而治天下，舜仿人道无为而治，大禹则躬身沟渠，以身示范，身体力行，堪称楷模。由此，我们也可以体会三位圣人对民众教育的不同。杨氏曰：“薄于自奉，而所勤者民之事，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，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，夫何间然之有。”

【思考】本章的三个对比各反映了禹王的什么特点？